

你穿的啥？

大俗大雅 宝鸡话

编者按

在西府地区，方言以其独特的韵味和深厚的底蕴，成为连接地域情感与文化传承的纽带。今天，我们一起来了解宝鸡方言中几个生动有趣的衣物词语，无论是夏日里的“衫衫”，还是冬日里的“袄袄”，抑或是随性自在的“褂褂”、潮流时尚的“甲甲”，这些看似简单的词语，都为宝鸡人的生活增添了温暖与色彩，也是宝鸡人对于衣着的独特表达与情感寄托。



袄袄

本报记者 张琼

“外头冷，出去给娃把袄袄穿上。”“噢，这花袄袄谁做的，好看得很。”“天凉了，我给我婆送件袄袄。”在宝鸡方言中，“袄袄”一词常说常用，指有里子的上衣，多指御寒

的棉袄。

擅长制作针线活的凤翔人刘巧玲介绍，老一辈人把棉袄叫袄袄，而且身上穿的袄袄多为家庭妇女手工缝制，其中，给小孩做的袄袄最漂亮、最讲究。刘巧玲拿出给小孙子做的红色碎花棉袄介绍说：“立秋后，我就琢磨着给3岁的孙子做件袄袄，等天冷了，

让娃暖暖和和过冬。前几天，我专门到市区经一路买了花布和棉花，回家后按照娃的身量，裁布料，铺棉花，缝布纽扣，花三天时间给娃缝了这件袄袄，你看美不美。”为了保护这件新袄袄，刘巧玲还买了件罩衣，等天冷了，给孩子秋衣外面穿上袄袄，袄袄外面套上罩衣，孩子就可以暖暖和和过冬了。

西府地区的妇女多擅长做针线活，经她们巧手制作的花袄袄绚丽多彩，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。各县区也流传着不少与袄袄有关的俗语、歌谣，如“过新年，放鞭炮，穿新袄”“先较牡丹花，后较灵芝草，婶婶夸我最听话，给我做件花袄袄”等。

如今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，轻薄且多样的羽绒服成

为御寒的主要衣物，手工缝制的袄袄渐渐退出时代舞台。但仍有一些人喜欢穿手缝的袄袄，“80后”青年卢畅说：“在依恋手工物件的老人看来，袄袄不但可以御寒，还展现着巧妇的手艺，也寄托着家人的关心，这种暖意是内外兼具的，用年轻人的话来说，就是‘不仅身上暖，心里更暖’。”



甲甲

本报记者 罗琴

“今天风大，给娃把甲甲穿上。”最近，早上的秋风凉飕飕的，市民康晨正准备骑车送娃去学校，母亲一边叮咛，一边拿来甲甲套在孩子身上。在宝鸡方言中，“甲甲”指的就是马甲、坎肩。

家住渭滨区经二路的李玉

莲说，宝鸡话中把马甲叫作“甲甲”，过去人们在秋冬之际，为了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，会手工缝制一种无袖的双层衣物，开襟带有纽扣，可以起到调节温度的作用。“这样的甲甲首先是穿脱方便，其次能更好地保护前胸后背不受凉，既可以在早晚保暖，也不至于在中午感到太热。到了冬天，还可以穿件中间夹有棉花的棉甲甲。”李玉莲回忆说，小时候，母亲给她做过一件红色绒布甲甲，每

次穿出去，都有不少同学投来羡慕的目光。如今，生活条件好了，可以选择的甲甲材质、款式更加多样，而甲甲这一服饰，在原本功能的基础上，也多了用来搭配服装、提升衣品的装饰作用。

市民郭嘉认为，宝鸡方言“甲甲”来源于“马甲”。“马甲”这个词自古就有，指的是战马披戴的铠甲，使战马除耳、目、口、鼻以及四肢、尾巴外露以外，全身都得

到保护。后来马甲经过演变，成为一种服装形式，就是不带袖子和领子的上衣，有夹层的、棉制的、毛线织的。

乡言俚语最解乡愁。宝鸡人喜欢用叠词，说出来的话充满地域特色而又让人感到亲切无比，无论你身处何方，一句方言就如同“甲甲”一样，带给人温暖与呵护。

褂褂

毛丽娜

“爷爷，你这褂褂穿了多少年，还不舍得扔？”“那时候条件艰苦，这件褂褂是你太奶奶亲手给我缝的。每到冬天，我就穿上，特别暖和。”近日，在渭滨区清姜街道长岭社区，90多岁的居民谷光手里拿着一件已经泛白的蓝色外衣，向孙女介绍这件陪伴了他大半生的宝贝。在宝鸡地区，褂褂不仅是外衣，更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。

“褂”字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指中式的外衣。而在宝鸡方言里，“褂褂”则有着更广泛的含义，它既可以指长褂、短褂、马褂，也可以被理解为棉袄，其特点是中式风格，扣子是盘扣。86岁的单祥基老人回忆起往昔，感慨地说：“我们那一代人，对褂褂有着特殊的感情。那时候，年轻人都喜欢穿褂褂，特别是蓝色的。它不仅耐脏，还显得特别精神。”采访中，几位老人也表示，虽然现在机器制作已经取代了手工缝制，但他们对褂褂的热爱和执着从未改

变，一针一线缝制的褂褂不仅暖身，更暖心。

如今，随着时代变迁，褂褂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创新。新中式服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，褂褂的元素被巧妙地融入其中，既保留了传统韵味，又增添了现代气息。这种融合，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上了这种充满地域特色的服装。在宝鸡街头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穿着带有新中式元素的褂褂。

在我市教育工作者强健看来，“褂褂”这个词语在宝鸡方言中轻盈

而亲切，它不仅指代上衣，也蕴含着一种随性自在的生活态度。强健说：“我从小就喜欢穿褂褂，觉得它特别有韵味。现在我仍然对各式褂褂情有独钟，时常穿着褂褂去各种场合。我也希望以自己的行动，让学生们感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魅力。”



衫衫

本报记者 祝嘉

“下课了记得喝水，中午热了把衫衫脱掉。”10月8日早上，在市区一所小学门口，市民闫红芳与孙子道别时叮嘱道。在宝鸡方言里，衫衫（发音为san san）通常指单层上衣，如同红芳所说的“衫衫”，指的就是孩子的秋季校服外衣。

衫在古代指没有短袖的单衣，

后来泛指衣服，尤其是那些单薄的衣服，多为夏季穿着，轻便又凉爽。古代的衫，按照材质分为罗衫、绀衫、葛衫等，按照颜色分为绿衫、青衫、蓝衫等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《琵琶行》中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？江州司马青衫湿”描绘了白居易在听到琵琶女的悲苦身后，感同身受，泪水湿透青衫的情景。青衫是唐朝八品、九品文官的服装，白居易当时任江州司马，是从九品官，所以穿的是青衫。

提到“衫”的文学作品，让人

印象最深刻的，莫过于鲁迅的《孔乙己》了。在文中所描写的时代，长衫主要为知识分子、社会贤达等上层人所穿，而短衫主要为工人、农民、手工业者等下层劳动人民所穿。但孔乙己是“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”，他身上的长衫，象征着内心的固执和清高，实际上是他的精神枷锁，使他无法放下身段去从事体力劳动以谋求基本生计。

如今，衫早已褪去了时代烙印，演化出汗衫、衬衫、针织衫、羊

毛衫等各种各样的服装款式，而在宝鸡地区，老人仍习惯把所有的单层上衣称为“衫衫”，如：“这件衫衫是我十年前买的，除了有点褪色，还跟新的一样。”“昨天上街，我见还有娃娃穿着个衫衫露着个腿，也不怕冷。”有时，老人们还会在“衫”或“衫衫”前加上定语，如“听话，走的时候带件布衫。”“洗完毛衫不要拧，要晾干。”“里面穿个红甲甲，外面穿个绿衫衫。”“我都这么大了，咋好意思穿个花衫衫？”

本版插画 陈亮作